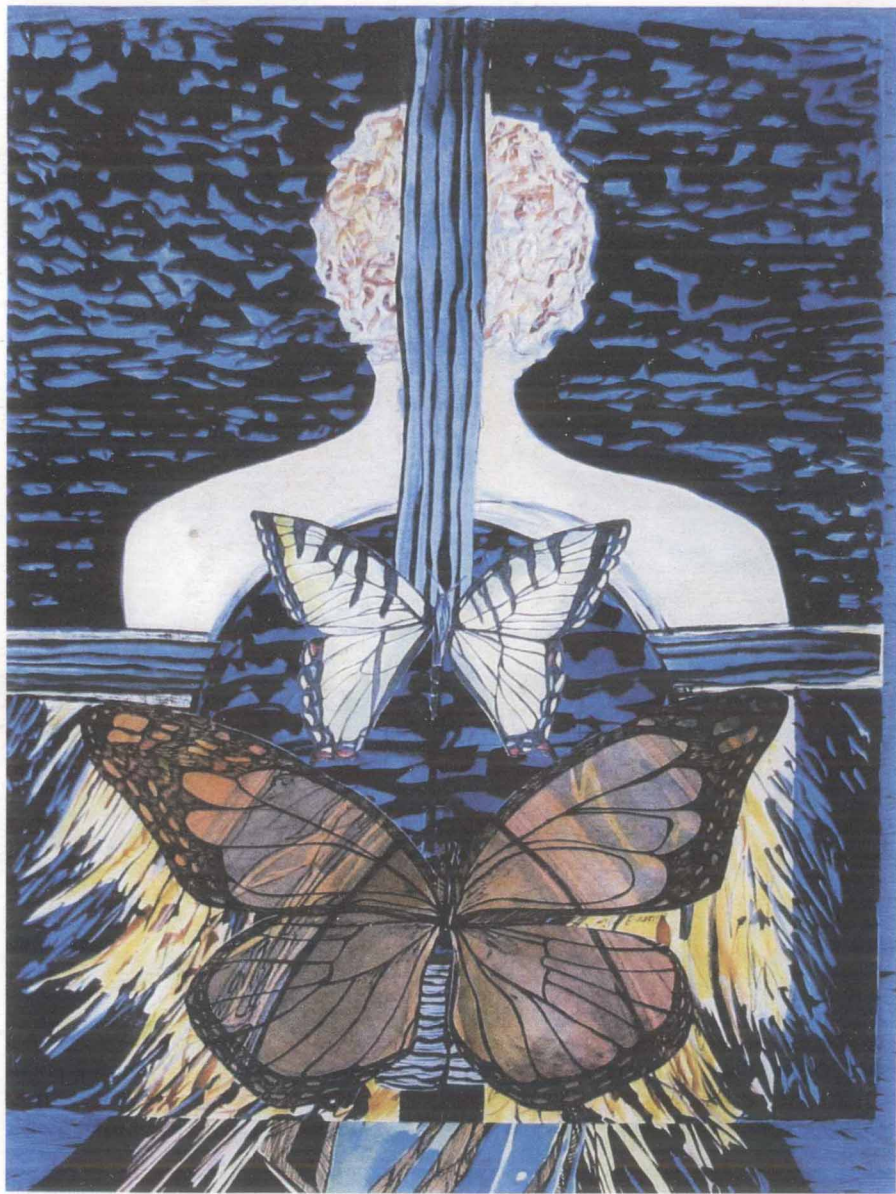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残雪 著

吕芳诗小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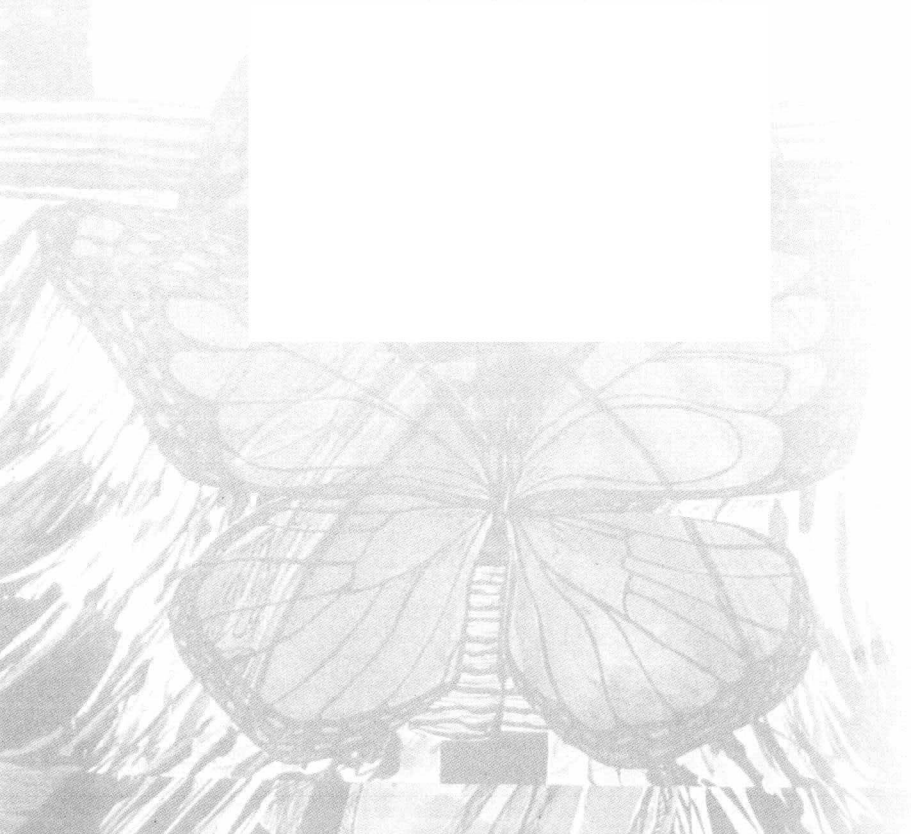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残雪·著

吕芳诗小姐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吕芳诗小姐/残雪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1. 7

ISBN 978-7-5321-4107-4

I. ①吕… II. ①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33530 号

责任编辑: 胡远行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吕芳诗小姐

残 雪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25,000

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107-4/I · 3165 定价: 2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目 录

壹

地毯商曾老六的奇遇	1
新疆之行	5
魅惑	10
新空间	19
乖巧的小龙	32

贰

吕芳诗小姐对曾老六先生的印象	43
“独眼龙”	46
曾老六的命运	51
闹市中的“公墓”	56
“独眼龙”和吕芳诗的约会	66
情夫之间的约会	72
吕芳诗小姐关于海景房的假想	79
临终的告别	85

叁

“红楼”夜总会的妈妈	89
吕芳诗小姐对“红楼”夜总会和妈妈的看法	97
记忆的压迫	102
琼姐失踪后	110
继续糜烂的生活	117
都市中的原始森林	125

肆

集体迁移	137
T老翁的坟墓	145
有关京城梦想	155
重逢	165
一个电话	173

伍

五金商D的佣人	183
小保安的深情	190
吕芳诗小姐陷入重围	197
钻石城老爹的朴素生活	204
小花的爱情生活	210

差异	216
曾老六的钻石城之旅	224

陆

恐怖舞会	235
曾老六的挣扎	237
情感升华	239
蜕变	243
东山再起	246
诉衷情	249
新启示	254
巨大的舞厅	258
煎熬	264
陷阱	267
欢乐谷的游戏	271
遥远的爱	272
永恒的“红楼”	275

地毯商曾老六的奇遇

曾老六并不是一个老头,他是一个 37 岁的老青年,在京城开了一家经营艺术地毯的公司,生意还不错。他店里的货都是到新疆去收来的纯羊毛地毯,地毯上的图案奇奇怪怪,独特的色彩令人过目难忘。

曾老六雇了一些漂亮的女孩子,让她们背着一些小块样品打入城里的高级宾馆和有钱人家里。女孩子们又泼辣又伶俐,像一些攻无不克的小坦克。所以曾老六的事业进展很快。

曾老六早年被他那一对知识分子的父母送进名牌艺术院校深造,但后来半途而废,成了家中吃闲饭的。再后来,他就慢慢地将自己打造成了一名地毯商。曾老六很喜欢他雇的这些女孩子,一律以绅士风度对待她们。这些火辣辣的女孩在一起时议论说,老板有点“性冷淡”。大概因为他 37 岁了还不结婚,也不曾同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位有暧昧关系。

但是曾老六的确有一位固定的女朋友,他有时也会将她带回家来,他的家就在他的铺面的楼上。这个女孩在“红楼”夜总会做性工

作者,她个子高挑,长得非常漂亮,她有个美丽的名字叫“吕芳诗”,这个名字是她的真名。曾老六的样子很普通,属于那种不太丑也不太难看的类型,但是每次当他1米7的个头立在吕芳诗的旁边时,他就会觉得自己有几分自信了。看来他的确被这个做小姐的女孩迷住了。

他还记得他第一次去“红楼”的情景。那里像一个大闷罐,彩色的激光如群蛇乱舞。他不会跳舞,就坐在长沙发上不动。过了几分钟,就有个女孩向他扑过来,将他压在了她的身下。“我叫吕芳诗,我用的是真名,这个夜总会里的小姐只有我用真名。”她说完这几句话就用热吻堵住了他的嘴。曾老六开始有点吃惊和不习惯,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当然他自己并不完全是被动的,要不他去那种地方干什么呢?他只是没料到自己会在舞池旁边性交。事后他只想起一个细节:吕芳诗没有喝酒。她说她干这种事的时候从来不喝酒。“我总是很投入。”她说这句话时声音有点颤抖,暴露出曾经有过的冲动。她从曾老六手中接过钞票,点好,塞进长丝袜里头,然后就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那些扭动的猛男猛女当中了。曾老六想,也许她还要去物色下一位顾客。那么,她是如何看上自己的?还是她见人就上?这些疑问只是从曾老六脑海里一闪而过,他不是个喜欢深究的人。

过了不到一个星期,曾老六又去“红楼”了。他有点为自己的这种欲望害羞(他是比较规矩的老派男子),又有点自豪。在灯光和烟雾中,他对那位“妈妈”说:

“吕芳诗。”

三十多岁的妈妈将他带到一间很小的封闭的房间里,让他在那

里等。“要不了多久,她干活很利索。”她将房门带上后离开了。

曾老六像傻大哥一样坐在窄窄的沙发凳上,一会儿工夫那两盏灯忽然出了问题,闪烁了几下居然黑了。曾老六不耐烦地站起来走向房门,将脑袋伸出去张望。不但妈妈已经不在对面的柜台后面,昏暗的走道里也没有一个人,看了半天,只有楼上不时传来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。曾老六心底升起不祥的感觉,他隐隐约约听说过“红楼”敲诈顾客的事。他想退出,当他去推走道上的那张大门时,那玻璃门居然从外面闩上了!冷汗从他额头上冒出。他背着手,在昏暗中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轮,最后决定还是回到那个小包厢里面去。他对自己咕嘈道:“死猪不怕开水烫,我就这个样……”

思想一通,害怕也自然而然消失了。他在漆黑中待了一会儿,居然生出了睡意。一不做二不休,干脆就倒在那张沙发凳上睡起觉来。他还做了一个梦,在梦里,吕芳诗带了一个男的进房间来,要他去隔壁等,说他俩要用这个房间。他起先很惊讶,后来也不知怎么的,稀里糊涂地就去隔壁了。隔壁是一个更小的房间,连房间都不是,是一个死角,而且没有灯,站在里头转身都困难。更恐怖的是,头顶降下一个粗粗的棕绳圈套,而他,不由自主地将脖子伸进去尝试了一下,吓得发出怪叫。

他醒来时已是凌晨,整个“红楼”里头静悄悄的。他像贼一样溜到外面马路边,找到自己的车,一溜烟开回了家。在车上回想起夜间的荒唐事,他还不由得笑了起来呢。

后来,当然,他见到了吕芳诗小姐。他们出了“红楼”,来到一家临海的旅馆,面对大群的海鸥翻云覆雨。那一回,吕芳诗小姐将一句

话说了三遍：“我就是喜欢你这一种，哈！”然而他听了这句话并不满足，反而焦虑起来。

吕芳诗的服务态度特别好，无可挑剔。每一次服务带给曾老六的感觉都是畅快淋漓，而且事后令他精神焕发，仿佛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。曾老六同她交往好几年了，她也从少女变成了成熟女性，但那种感觉的浓度一点也没减少。曾老六不止一次地问自己：“这是不是感情？”他对此没有把握。有一次，他在新疆进货时遇到劫匪，被绑起来关在一间茅屋里。三天三夜，只有蒙面人一天给他喂一次水。他就是靠着对吕芳诗小姐的想象度过那地狱般的煎熬的。奇怪的是那种想象里头并没有性的冲动，只有一种没来由的激情。两个身体紧紧地缠在一起，汗水交流，痛苦不堪，内心却无比振奋。被解救以后好久，曾老六还时常回忆那奇妙的瞬间。有一回他忍不住就问吕芳诗：“我觉得那绑匪头子好像认识你？”吕芳诗圆睁着美目，心神恍惚地回答他：“也许吧，我交往过的人太多了啊。”

同吕芳诗小姐的交往常有痛苦，这痛苦都是曾老六自找的。吕芳诗是当红美女，找她的人自然不会少，曾老六必须遵守行规排队等候。这排队的时间或长或短，有时一个星期，有时两个月。在没有把握的等待中，在一次又一次落空的打击下，曾老六常常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。他也尝试过去另外的夜总会找别的小姐，但几乎每次都是白开水，其间他还阳痿过两次，很丢面子。吕芳诗并没有对他施诡计来控制他，她说她惦记他，可她就是太忙，她是个敬业的女人。“难道可以不享受生活？”她朴素地对他说。于是曾老六就理解了她。可是到了下一次的等待期间，他仍要发疯。他为了这个女孩子，已经弄得

有点神经衰弱了。

曾老六店里的总管林姐将他俩的关系看在眼里。她曾对他说：

“干脆将吕小姐娶到家里来吧，你也算个有社会地位的人，她应该会同意。”

曾老六哈哈大笑，说：

“我？就凭我这副样子？你真是太小看吕芳诗小姐了啊。”

“那么她要找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她？她谁也不找，只有我们找她！”

“啊，我明白了。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去新疆，地毯的美丽色彩会治好你的心病。你相信我吧，我是过来人。”

新疆之行

那一次，曾老六还真的坐上飞机去了新疆。旅途中他晕晕乎乎的，老觉得要出事。下了飞机他就去了他以前被绑架的郊区，找到那间茅屋。他这才发现茅屋很大，里头放了一台织机，一位老妇人站在织了半截的地毯旁边。

老妇人有点像维族人，但是却会说汉语。

“您是从远方来的吗？您来订地毯吗？您看看这种颜色的怎么样？”

屋里很阴暗，曾老六凑到地毯面前去看，那些花色朦朦胧胧的看不清。看得久了，就发现中间有一个黑糊糊的球。那球肯定不是黑色的，会是什么颜色？

“您看它有没有点像美人?”

老妇人挨近他,指点着那个黑球热切地说。她好像对曾老六寄予某种希望。曾老六竭力想领略她的意思,但却是徒然。忽然,那球跳起来了,形成一个黑柱一直通到屋顶,而且还妩媚地扭动了几下。曾老六眨了眨眼,看见那黑柱“唆”地一下又回到了地毯中间。

“它是什么颜色?”他声音颤抖地问道。

“深紫色。您要订多少条?”

老妇人指了指屋角堆得高高的地毯。她胸有成竹地注视着他,曾老六感到她的目光火辣辣的。她真的是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吗?没错,她手上的皮肤老得像树皮,额头上满是深沟般的皱纹。曾老六觉得自己以前见过她。

“我全要了,如果还有,我继续要。”

“好。有些回忆并不是回忆,您说对吗?”

“完全对。妈妈,我觉得这里真美,像个宝屋。您真的是织工吗?”

“我当然是织工。要不我是什么呢?不过啊我很少染羊毛,我的地毯的颜色是织出来的。您瞧!”

她迅速地伸出手指着地毯上的某个图案。但是曾老六什么都看不出来,那只是一大块灰蒙蒙的有层次的东西。曾老六的眼睛睁得有些痛,他掏出手绢来擦眼睛,擦来擦去的,视野里面的东西仍然是朦朦胧胧的。老妇人忽然回过头来对他说:“您好像打算在这里待一夜,旧梦重温?”

曾老六吓了一跳,结结巴巴地说:

“我还没想好……是的，我要在这里过夜！我可以睡在地毯上吗？”

“那块地毯就是为您准备的。”老妇人随手一指。

他朝她指的方向看过去，那里并没有什么地毯，只有一架梯子。梯子好像特别长，从屋顶的一个开口伸了出去。他忍不住走到梯子那边去看看。梯子是钢板制的，但是摸上去像有生命一样，在他掌心搏动着。他想询问老妇人时，她已经走了，茅屋的门半开着。曾老六有点紧张，他走到房子外面四处张望。

天迅速地黑下来了，前面那条大马路上不时有大卡车开过，那速度就好像发疯一样，而且一律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。周围一个人也没有。曾老六想，林姐是不是想要他用冒险来治疗自己的失恋？确实，经过刚才这一番奇异的体验，他的忧郁的心情已经亮堂多了。那么，他应该顺着那梯子爬上去吗？他刚想到这里时就听到屋内发出一声巨响。他进屋一看，发现那长梯已经摔成了好几段躺在地上。他纳闷地战战兢兢地接近一节断梯。他轻轻地抓住钢板和钢管，感觉到生命已经从梯子里头消失了。

虽然已经是夜里了，宽敞的茅屋里却仍有不知从何处射来的光线。屋里的织机啊，地毯啊，墙啊，木头的屋梁啊一律是灰灰的颜色。空气里好像还飘荡着一丝一丝的烟。曾老六神情怅惘地坐在一卷地毯上，侧耳倾听着屋外的声响。他感到那些卡车越来越疯狂了，好像是对着他冲过来，要将这茅屋冲垮一样。他从包里掏出压缩饼干和矿泉水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他认为吃东西也可以为自己壮胆。到自己从前被绑架的地方来过夜，这不就像吃了豹子胆吗？他怎么

变成这种人了？还有，他怎么一下飞机就往这里跑？他发展出受虐狂的精神疾病了吗？直到这时他才记起他的助手们在旅馆等他，业务合同都在他们那里，而老妇人也没有说她什么时候再来。她应该明天会来，因为她还要来同他做买卖啊。

外面已经完全安静下来了，曾老六靠墙坐在地毯上打起瞌睡来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一睁眼，看见有个个人在往屋里打手电。

“谁？”

“查夜的。你过得很好啊！”

那人笑嘻嘻地进来了。居然是从前那个绑匪头子。

“你不要紧张，我已经改邪归正了，这都是因为吕芳诗小姐的良好影响。我嘛，其实也就是个很一般的人，鬼迷心窍干上了那个行当。我出狱后找不到工作，妈妈就雇我做了这个工作。妈妈神通广大，你一定见识过她的地毯了吧？”

他叫曾老六过去，然后用手电照着织机上的那幅地毯，问曾老六是否看得出来中间的那个球是什么颜色。在手电筒射出的雪亮光圈的照耀下，先前的那个黑球变成了深红色，再仔细看，那里头涌动着鲜红的血流。

“真可怕。”曾老六说。

“妈妈不是我这种人。”那人的语调有点沉痛。他突然又说：“你愿意同我谈谈吕芳诗小姐吗？啊，我可是很久没有见到她了。”

“我不想谈。”

“真遗憾。可是不谈她，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。”

汉子转过身去向外走，他那灰色的背影显得非常落寞。曾老六

想,自己将这些地毯全买回公司去,会不会发生意外呢?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吕芳诗的性格里头有可怕的一面。然而这种难解的可怕也激起了他对她的更大兴趣。他眼前出现了一堵墙,墙面渐渐裂开一条缝,缝的那边是雾蒙蒙的天空,雾里头又似乎隐藏着一些白鸽。

曾老六不能确定现在是半夜还是黎明,因为他的手表早就停了。他从半开的房门望出去,外面是漆黑一片。曾老六有点伤感,但是毫无疑问,出发时的沉重感已经大大减轻了。似乎是第一次,他感到吕芳诗仍旧在他的身体里陪伴着他。莫非他此刻所经历的就是她所说的“享受生活”?

他又踱到织机旁,再打量地毯上的那个球。在少量的光线中,那个球又还原成了黑色。

关于回来的旅途,曾老六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。他一直睡眠朦胧,他是被两个助手架着回到京城的。在飞机上,那个绑匪就坐在他后面,他看上去面目很模糊。他从容地从背袋里掏出一管注射针,将一些黑色的液体注射到曾老六的脖子上。曾老六拼命想反抗,可是软绵绵地动不了。过了一会儿,他就感到了那种针剂令他很舒服,很自在。两个助手也一直在他耳边说:“放松,放松……”

过了一个星期地毯就运到店里来了。地毯上的那种阿拉伯图案和色彩让人百看不厌,所用的羊毛也很纯正。那批地毯立刻就销完了。后来他又同那边订了一批货,也销完了。再去订,就被告知没货了。

他曾几次询问助手在飞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,但两个助手说话时都躲躲闪闪,这就更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曾经出过丑。不过助手

们向他保证,他绝对没有出丑,他只不过是瞌睡重重,那应该是旅途的劳累引起的。

然后林姐就休假回来了。林姐大惊小怪地说他“焕然一新”,接着又压低了声音告诉他:“不瞒你说,我从前也做过夜总会的小姐。”

林姐一说完那句话,目光就变得风情万种,令曾老六想起吕芳诗小姐独有的那种目光。

曾老六不由得脸一红。他听到林姐戏弄的声音:

“老板老板,我说中了你的心病吧!”

魅 惑

生意一帆风顺,又添了两间铺面,并且还在新疆找到了很好的货源,本应心情舒畅的曾老六却在情感方面(如果那也应该称为情感的话)出了问题。现在他几乎是不怎么在乎店里的业务了,完全交给林姐去打理。他自己呢,没事就去公园枯坐。他已经有三个月没见到吕芳诗了,他去“红楼”问过妈妈,妈妈对此讳莫如深,还说了一句让他摸不着头脑的话。当时她说:“你们不是一直在一起吗?不是还跑到新疆去了吗?”

因为走投无路,他甚至还去了一次父母家。他已经多年不回父母家了。

他们三人坐在那公馆似的阴暗的屋里,父母慈祥地看着他,坐下又站起,几次欲言又止。最后还是母亲鼓起勇气开口了。

“几个孩子里边,还是老六最让我们做父母的放心。这些年我们

虽不见面，一想到你的事啊，我和你爹爹就心情舒畅。你的路走得对！还有你的个人问题我们也支持你！如今的女孩子，像她那样的越来越少了。”

“您说谁?!”曾老六大吃一惊。

“还有谁，吕芳诗啊!”父母二人异口同声地说。

曾老六面无人色地垂下头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“不要泄气，你还有机会的。”父亲和蔼地拍拍他的肩膀，“你找了她，我和你妈妈都放心。那是一个有活力的女子，你不是也很有活力吗?”

“你们见过她了吗?”

“没有没有，怎么可能呢?”父亲一迭声否认，“我们从来不去那种地方。这件事，是你店里的林姐告诉我们的。她一告诉我们，我和你妈就坐在这里回忆啊，推理啊，最后，我们就弄清了女孩子的身世。”

“那么，她有什么样的身世?”

“这种事，很难说清。都是些回忆片断。她时而出现时而消失，她属于那种我们把握不住的人。即使我努力回忆，我也不能用几句话来讲清她的事。她的形象在我和你妈的脑子里是清晰的，一旦说出来呢，总觉不妥当。”

父亲站起身背着手在屋里踱起步来。曾老六感到这两个人对吕芳诗的事兴致勃勃。母亲谈起她来时，脸上甚至变得光鲜了。但是曾老六还是不习惯让父母来谈论自己的事，再说他已经这么久都不同老人们来往了。他起身告辞，情绪并没有得到改善。父亲将一只